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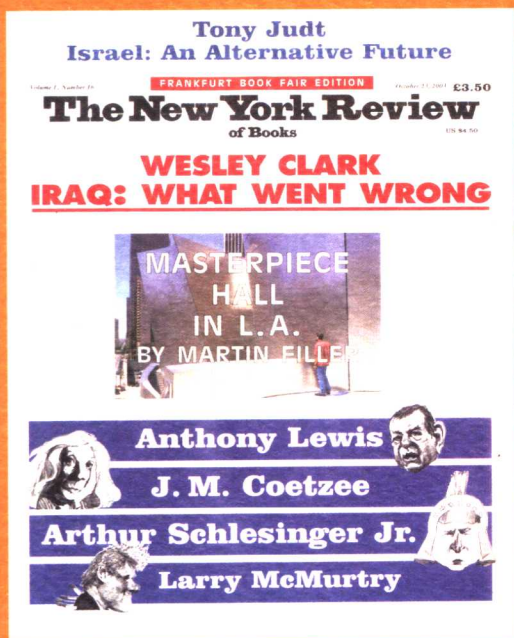
M 现代图书馆

知识人的心灵礼物  
文化思想的卓越旅程

# 一个战时的 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美] 以塞亚·伯林 苏珊·桑塔格 等著  
高宏 /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以塞亚·伯林

# 一个战时的 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美] 以塞亚·伯林 苏珊·桑塔格 等著  
高宏 /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京权(图字)01-2004-479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英)伯林(Berlin,I.)等著;高宏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9

ISBN 7-80187-404-8

I.一... II.①伯...②高... III.书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6320号

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NYREV, Inc. and the Author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4 New World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

作者:以塞亚·伯林 苏珊·桑塔格 等

译者:高宏

特约编辑:石涛

责任编辑:陈洁 钟振奋

平面设计:刘向东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电子邮箱:nwpcn@public.bta.cn

印刷: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18.50

版次: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404-8/I·149

定价:28.00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纽约书评》三十年来国际知名作者的16篇文章。书中内容，涵盖面很广。

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如以塞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奥登的《偏头痛》，加彼埃尔·布莱兹的《马勒的重现》，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这本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别出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布鲁斯·查特温以及安德列·萨哈罗夫。这些文章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收录了诸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以及琼·迪迪安的《在萨尔瓦多》、罗伯特·洛威尔的《两个诗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最后，《纽约书评》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的肖像漫画，为本书增添了极大的阅读乐趣。



策 划：同人书业

责任编辑：陈 洁 钟振奋

特约编辑：石 涛

平面设计：刘向东



苏珊·桑塔格

## 译者序言

### 严肃而有趣：喧闹时代的独特声音

这是一个媒体泛滥的年代。虽然电视正以压倒优势席卷人们的媒体视野，但还是有很多人喜爱杂志，因为前者太快，转瞬即逝，而杂志则能在你的手中逗留数天，尽管它无法像书一样在你的生活里逗留数周、数月、数年、乃至终生。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世界上居然存在可以像书一样被人珍视的“好”杂志，你立刻会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好杂志？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样的杂志算是好杂志？你的回答可能很难，因为在你看来，能够称之为“好”的刊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或者从来不曾出现过。这里的关键词是“好”，而“好”的标准太难以界定了。不过，就我此生读过的无数刊物中，确实有一本可以当之无愧地用“好”字来形容，那就是《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它的译名很容易使人把它同《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混淆。不光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它的出版

地美国，也一样会遭遇这种混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纽约书评》的读者会感到莫名的伤心；毕竟，商业时代的读者只青睐大发行量的报刊。当然，将两者混淆的人肯定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读者，他们不光没有读过《纽约书评》，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

说是一份杂志，却没有杂志的外观。《纽约书评》朴实的外表看上去更像一份报纸，比四开略小，但比八开大，新闻纸印刷，没有装订，像报纸一样对折叠在一起，每两个星期出一份，除了订阅，你只能在书店或比较有规模的报刊店（News—stand）才能买到。当然，此刊真正的读者群几乎都是订户，因为怕来不及去买而错过了某一期。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谁会在乎一期杂志呢？事实上的确有人在乎，他们就是《纽约书评》的读者。如果有一天他或她不再订阅《纽约书评》，那定是由于他们或者穷得快没饭吃了，或者失去了获得的渠道，比如我的情况。

第一次读《纽约书评》大约是在1991年，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搬到纽约住下来。在此之前我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只知道《纽约时报书评》的存在，并且是它的读者。在美国，只要是关心图书出版的人，谁会不读它呢？之后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一篇昆德拉的文章。我于是找来《纽约时报书评》，发现没有昆德拉的文章。我打电话问这个朋友，他听后笑着告诉我不是《纽约时报书评》，而是《纽约书评》。于是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纽约书评》，于是我成为它的忠实订户，直到我离开美国。

如果要我指出这本杂志的最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会用这样两个词：严肃和有趣。作为一份专给读书人看的以文字为主的杂志，兼具这两个特点是极为不易的事情。一份杂志严肃而无趣，令人觉得沉闷、厌倦；但如果有趣而不严肃，又会让人觉得无聊和浅薄。如果《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对象主要是商业畅销书的话，那么《纽约书评》的评论对象大体可以说是知识阶层的“热读书”。所谓“热读”，指的是文化阅读意义上的广受关注，而不是商业销售上的辉煌业绩。这一分野，使《纽约书评》与《纽约时报书评》成为风格截然不同的刊物。从某种向度上，它也许和英国《泰晤士报》的“周日文学增刊”（Times Sunday Literary Supplement）存在亲缘关系，尽管后者的商业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

虽说是以书评为主，但每期都会有一两篇重头文章，由名家撰写，对社会文化和时事政治进行批评。这么一份朴实无华纸张粗糙的杂志，什么样的名家会为它撰稿呢？从我开始阅读《纽约书评》的时候起，出现在作者名单上的人包括：昆德拉、米沃什、哈维尔、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萨义德、亨廷顿、阿兰·布卢姆、奈波儿、索尔仁尼琴、富恩特斯、帕斯、纳丁·戈迪默、费正清、史景迁、托多罗夫、布尔迪厄、索尔·贝娄、戈尔·维达、以塞亚·伯林……几乎所有世界级的知识人物都是它的作者。可想而知，它在西方知识圈里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



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这最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的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的插图上）。对好书的关注和钟爱，不但成为《纽约书评》的宗旨和知识阶层阅读的航标，也从思想著述的角度为这个动荡的世界作了独特的见证。记得1994年初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信件、邮寄广告、《纽约书评》和一个用硬纸板包装的结结实实的邮件。我先浏览了一遍《纽约书评》的目录，然后打开邮件。我原以为里边是我邮购的音乐CD，但滑落到我手上的是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纽约书评》杂志社为自己三十年的成长画了一幅肖像。读过之后，这本书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六年后的今天，我把它奉献给中国读者。

石 涛

1999年冬于北京

## 目 录

---

### 译者序言

- |     |                 |                      |
|-----|-----------------|----------------------|
| 1   |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 瓦兹事件之后               |
| 11  | 罗伯特·洛威尔         | 两个诗人                 |
| 27  | Thich Nhat Hanh | 一个僧侣诗人在越南            |
| 39  | 汉娜·阿伦特          | 关于暴力的思考              |
| 69  | 斯特拉文斯基          | 生命之泉<br>——关于贝多芬的一次访谈 |
| 79  | W.H.奥登          | 偏头痛                  |
| 89  | 苏珊·桑塔格          | 论摄影                  |
| 107 | 安德列·萨哈罗夫        |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           |
| 127 | 彼埃尔·布莱兹         | 马勒的重现                |
| 143 | 以塞亚·伯林          |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
| 161 | 布鲁斯·查特温         |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
| 185 | 约瑟夫·布罗茨基        |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
| 201 | 罗伯特·休斯          | 安迪·沃荷的崛起             |
| 221 | 琼·迪迪安           | 在萨尔瓦多                |
| 241 | 加布里埃尔·安南        | 来自柏林的女孩              |
| 257 | 戈尔·维达           | 热爱飞翔                 |

# 瓦兹事件之后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Elizabeth Hardwick)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美国作家，著作包括《巴特比在曼哈顿及其他随笔》(*Bartleby in Manhattan and Other Essays*)，《引诱与背叛》(*Seduction and Betrayal*)以及小说《不眠之夜》(*Sleepless Nights*)。这篇评论最初发表于1966年3月31日的《纽约书评》，评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调查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洛杉矶暴乱事件的题为《城市暴乱：结束还是开始？》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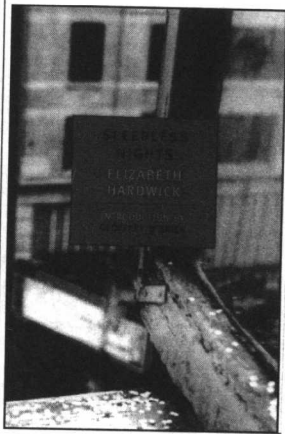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先**是发生了暴乱事件，接着，在一段时期的哀悼和震惊之后，出现了有关这次灾难的报告。我们试图以写报告这种方式来驱逐内心的恐惧，使一切威胁和平的事物都蒙上某种中立的色彩。这份报告展示了个人行为的难以解释性和社区爆炸事件的棘手。他们进行调查、进行研究、进行访谈，最后，他们提出忠告。社会平静下来了，但这与其说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官方资源的使用和政府大量开销的结果。

我们深知，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至少没有以更有效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报告中所作的不过是对一些普遍猜测的重新叙述。这结果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报告不过是些仪式，社区的仪式。若想指望知道更多的东西，或者期望触及某种痛苦或社会想像，便会导致普遍的失望和愤怒。这些报告现在开始具有了官方的构造——对于关乎国家安全的神圣议题，我们总要寻找是否存在“外来势力的影响”，因为看起来，我们实现美国梦想的过程中永远无法逃脱外来阴谋的阻挠。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其中的一份报告上这样写道，“能证明‘自由言论运动’或‘进步劳动运动’是由共产党或任何其他外来组织策划的。”很好，我们会说，又一次安全了。国家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保护。

报告的结构中还包含这样的部分：我们应该受到斥责，但是应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的小说《不眠之夜》



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刺杀肯尼迪的人而被捕，被捕后被一名夜总会老板击毙。

该采取一种勉励的、建设性的方式来斥责，就像妈妈责备孩子一样。因为说到底，我们有什么可指责的？为那些骚乱、刺杀活动和无秩序的学生而受到指责吗？是的，报告上说，我们应该受到责备，但我们还是不该受到谴责。奥斯瓦尔德<sup>①</sup>案件，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瓦兹镇，被世界遗忘。是的，我们本该做得更好。

瓦兹镇，一个由塑胶和隔板组成的、零星点缀着几棵棕榈树的狭长地带。它散发着一股郁闷的气息，使人联想起加勒比海微光闪烁、时间静止的午后。路边，几个黑人男孩忧伤地立着，再远些，若隐若现的是一家希尔顿酒店的楼顶。苍白的经过粉刷的拉毛水泥房屋、简陋的商店、破败的住宅区恰到好处地一字排开。它们都不高，像是一行行的西红柿秧。稳定的气候，倦怠的感觉，虚无的气氛。这儿？为什么会是这儿？我们要求知道原因。难道他们刚刚离开南方的村镇和县城，竟会向往肮脏的特丽萨旅馆和座椅破败不堪的阿波罗剧院不成？这长长的、暖洋洋的虚无肯定是昨天才形成的。他们

<sup>①</sup> 奥斯瓦尔德 (Lee Harvey Oswald), 1939~1967, 美国共产党员, 被认为是刺杀了肯尼迪总统的人, 被捕后被一名夜总会老板击毙。后来舆论认为他不可能是肯尼迪遇刺惟一的凶手。

无法逃脱流浪的命运，这只是流浪道路上的中途停留。

一月，这里出奇地平静。你走在街上就如同走在战场上一样，这里绝对称得上是当代的葛底斯堡<sup>①</sup>。这儿原是幸运商店的神圣的瓦砾，那儿原是个服装店，再往远处，是一个超级市场坍塌后的废墟。站立着的幸存者向探寻的人讲述这些遗迹原来的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店铺除了自身仅存的微弱希望外，也差不多被遗弃了。一到傍晚，这些店铺的主人就上锁、上栓、闩好大门，然后驱车赶回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不断被各种失望缠绕，这失望并未因一年到头在外面野餐而有所减轻。所有的店铺都很小，但却丝毫不给人以和睦相处的感觉。

洛杉矶给人以希望，因它的开放、崭新和自由引诱着人们。然而它是什么呢？既非大都市，也不是小城镇。你无法给它下定义，无法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仅仅这些就耗尽了人们的心思。小城镇的大街小巷具有的密集和丰富多彩，被拓宽和拉长了，街上的建筑物稀疏了，旧日的痕迹全被抹掉。街道两边甚至看不到一家克雷斯奇超级市场，或者一间重新装修过的瓦尔格雷连锁杂货店，或者公立图书馆年代久远的灰石头，以及痰盂和傲慢的法院。没有能引起回忆的任何东西。过去，只能从旧汽车（也许只用过五年）身上去发现了（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汽车）。

瓦兹暴乱提供了一条走进历史的途径，它以毁灭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过去。当这一地区的某些严肃睿智的人把碎石指给我们看时，那情形就如同正在对落后地区进行一次文化旅行。他们的自豪，他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如此特别的举动：为资本主义的低级象征被摧毁感到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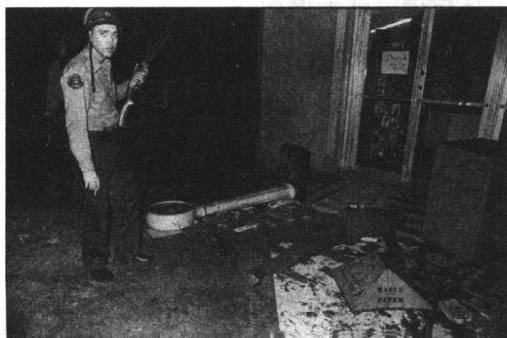
现在看来，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再翻翻从前的旧报纸，感觉是多么奇怪：《生活周刊》上刊登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照片，正被焚烧的楼房，戴着发卷、穿着短裤的女孩子，塞得满登登的购物车，“抓住白鬼”和“烧吧，亲爱的，烧吧”这样可怕的口号，国民警卫

<sup>①</sup>美国南北战争时的著名战役发生地。

队，危急时刻，宵禁，还有警察局长帕克的结束语：“我们已经制服了他们”。1965年夏天，“多达一万黑人走上街头，进行团伙掠夺”，财产损失达四千万美元，将近四千人被捕，三十四人丧命。终于，由约翰·A·麦克寇恩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城市暴乱：结束还是开始？》（想想这题目会带来多少学术研讨会！）的报告。这篇报告多少有些戏剧性，但还不致使人慌乱无措，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就会通过一家二流刊物——《读者文摘》的星期日副刊——在我们耳边响起。

这份瓦兹事件报告的确令人头痛。它是众多的官僚文件之一，以一种模棱两可的官僚文体写出，表面看没有多大的意思，但在表面文章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敌意。（拜亚尔·罗斯汀在《评论杂志》中醒目地指出：人们强制地把黑人的行为怪罪到黑人生活的缺陷上，这样就为那些造成黑人生活缺陷的社会状况开脱了罪责。）在当今这个时代，道德的麻痹和福音书的高谈阔论已经使我们感觉迟钝了。这份报告恭顺的节拍，极其充分地证明了卑微的矫饰之词在言语和行动之间形成多大的差距。某种正统的说法把瓦兹的穷困黑人称作“下层人”，而把警察称作“白人”。瓦兹社区发生骚乱时的日日夜夜是被这样描述的：“逐级加剧的沉闷的、毁灭一切的失败”。

下层人和白人之间的这出戏是在一个温暖的夜晚拉开序幕的，事情出于一个酒醉驾车的人。任何一个在瓦兹呆过的人，都知道汽车的魅力和重要性。它是生命线。在焚烧和掠夺期间，只有停车场和加油站幸免于难，没有成为报复对象。瓦兹确实像个岛屿，尽管驱车到洛杉矶的市中心无须很长时间。据估计，从瓦兹出发到达上



1965年瓦兹事件中瓦兹街头的悲惨景象。



班地点大约需要花费 1.5 美元，路上的时间为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有人读到事件爆发的那一幕时，可能会感到纳闷：警察为什么非要把酒醉驾车者的车拖走，而不是交给要求得到这部车的驾车者的母亲和兄弟呢？要知道，在高速公路噩梦般交织的地方，被剥夺了汽车的灰心丧气的感觉是多么难以承受。在这样的地方，没有一部车简直算不上真正的生活。那种处境会给你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令你感到无能为力的各种各样的不便随之而来。“白人”的出现，夜晚的炎热和仇恨，被夺去汽车的愤怒，这一切以革命的狂热爆发出来。而且，在它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从瓦兹（这只不过是该社区的一个小部分的名字）蔓延到很远的地方，一片比瓦兹大许多的黑人居住区。

这意味着什么？该采取何种措施？这难道和连一颗小星星看了也会惊讶地倒抽一口气的灰白变质的肉、合成底的鞋子的定价是一回事吗？我们当然知道报告上会怎么说，我们大家会怎么说。所有的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已经变成了高谈阔论。什么工作啦、优势啦、住房啦、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啦、文化水平啦、失业啦，云云。报告上特别提到了一些困扰因素：洛杉矶扶贫计划令人难以置信的拙劣之处；拉姆福德市场住房法案被废止所带来的侮辱；公民示威权利的计划。最后一个事件的起因，是从该报告中的一段拜占庭式错综复杂的文字中演绎出来的。这段文字这样写道：“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有关暴力行为逍遥法外和抗拒法律的报道，而且几乎每天，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有人劝诫应该采取极端的甚至是非法的措施来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行为，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推测。”确有其事和推测！在另外一段文字中出现了这样的用语：“许多黑人感觉到并且受到鼓励去感受”，这些语言的微妙之处使学语言的学生也感到迷惑。它们讲述的是看不到的、奇怪的鼓励，它们并未告诉我们这些鼓励的本质。

即使如此，瓦兹报告仍然是一面镜子，它官僚式的语言在黑人与我们之间拉开的距离折射出了现实。那些在街头骚乱的日日夜夜提出的要求，那浓烟，那火焰，完全不会被人们重视。即使对美国的生活秩序进行彻底的重组，也很难满足他们。而且看起来，既不